



文會筆錄

三

口-13
767
3



門口 13
767
3

文會筆錄四之一

讀論語孟子法小註曰此朱子采二程子說

集讀書之要

新安陳氏曰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為別

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

分別總稱程子

六經可不治而明居業錄說之詳矣見二卷二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

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

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



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它就聖人意上求着，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語類○許魯齋心法曰：聖人所以作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

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

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語類

○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

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語類百十四

○語類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己之說，且如

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

求之，則有益矣。

○語類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

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

就身已做着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
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六
九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某
雖說了只做一場話說過於切已工夫何益向
年在南康都不曾無諸公說次日求教切已工
夫曰且如論語說孝弟爲仁之本因甚後便可
以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却爲甚不鮮禮
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著實體認莫要
才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形象須體

認之可矣九百十諸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
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
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已做
功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
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
前商量便易爲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
何得會長進欲爲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
開闊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
思方是切於爲已百二十一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
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
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
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
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
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
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語類
○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徃徃
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

吾友更詳思之大底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
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
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
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
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
龜山曰事事緊要語類百十八看此可見

○答林退思書曰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
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
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

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投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

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

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

文集答王季和書同之

○王介甫集七十一世家議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馬遷也自亂其例○黃氏日抄四十六曰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以申韓刑名

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

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

者未之深察也

焦氏筆乘二論之勤說黃氏爾

嘉謂列孔子世

家而論大道則如班言此遷無一定之見犯僭

妄之罪處因言唐以來王祀夫子亦非禮之禮

張孚敬孔子祀典或問

見明文奇賞二十二

實不易之格

論尤有補於名教矣

○自省錄云禱於尼山不能必其有無假令有之今於叔梁紇固不可以生聖子之故而事事

責其正道又不當擿夫子之言揆統之所爲而有疑於夫子顯其親之失也但大夫而禱山川實諂而非禮乃應而生聖人此又理之不可知者故每疑此與野合等事皆齊東野語之類耳

○問禮於老子程說兩條見遺書張說三條見理窟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條遺書理窟共載之朱說數條見論語仲尼焉學章或問及語類訓門人部老氏部張書抄略載之胡致堂論見讀史管見第十又綱目魏立天師道場下集覽論之史

記評林盧氏之說有之異端辯正論之王論盧評本管見言之詹論勦說王論加以禮注耳此事詹氏諱之太甚夫何害而然耶彼浮心不平而不免勦說之病尚奚望辯異端哉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來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

語類八十三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
難說處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
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為之如隨邑之事
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
氏不肯隨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
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
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
問群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
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

而為之耳

語類五十八下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

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
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

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

如陳常弒齊君孔子沐浴而告魯公又生

桓子事勢可見

問隨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

自不柰倍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隨
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
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
正如五代羅紹威不柰魏博牙軍何假朱溫之

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曾做得成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王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語類八十

○李堯卿問孔子於定公時隳三都欲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隳邾圍之不克聖人舉事自是精審何故邾不肯從命及圍之又不克何也曰三都當隳是時又有可隳之勢故因而乘之孟氏亦非不肯隳但其守者不肯因喚醒了孟氏耳

文集

○語類隳三都是乘他要隳而隳之三都隳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四孔子相魯欲隳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隳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隳之而弱者反

不可隨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隨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四十夫子隨三都亦是瞞著三家了做如季氏已隨術中及圍成公歛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家爲對曰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是羈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

而退

四十七下同

人傑問隨三都事費邠已隨而成

不可隨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旣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邠之隨出於不意及公歛處父不肯隨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

○范希文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者夫子三都之舉可以見矣

○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語類百三十一

○誅少正卯之事朱子疑之見文集舜典象刑說語類九十二小註金氏存疑之說可也

○語類九十問志一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一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

知是作起獲麟與文成致麟但其意恐不恁地這似乎不祥若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

○語類八十三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

被人殺了是不祥薛敬軒論之見其書續錄三

○孔子作春秋與前書禮詩樂易合謂之六經序云惟顏子聞之此謂聞斯道也非孔子將春秋向顏子說朱子辨之見語類八十三

○陳安卿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

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此雖非大義所

係亦當知之曰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

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文集

○論語課會說見文集語類百十九包顯道頌生徒條及其次條可考

見

○策問頃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

篇之說者二三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

其文然不可謂未嘗用意於此也惟其遠者大

者二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亦可以幸

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三子之相從於此非志

於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於二三子也文集

○如二程說經義直是平常多與舊說相似但

意味不同伊川曰予年十七八時已曉文義讀

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蓋只是這箇物事愈說

愈明愈看愈精非別有箇要妙不容言者也語類

百十五

○伊川十七八此作好學論之年也其曉之為

如何哉

○答許順之書曰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慤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橫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

能頓異於眾也不可只管立說求竒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文集

○答吳公濟書曰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熹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

之論語矣

正如用琵琶纂筆方響齋樂奏中雅樂節拍雖同而音韻乖矣○文集

○記解經曰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理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文集嘉按語類

讀書部亦論解經之義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語類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

語類
百五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

字類
語類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

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
可忽略語類
百五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
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
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語類
○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
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
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
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者猶

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語類

○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
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語類下同或問集注有兩存者
何者為長曰使其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
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
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
說勝

○答李伯諫書曰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
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

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也文集

○師說見延平答問

○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

○語類百五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

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眾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眾說皆是之理嘉疑則下
有脫語

○語類百五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足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其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

○語類百五曰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

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

○語類百二十一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其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爲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

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其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爲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爲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語類百五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語類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熹所解書也百二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上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

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上

○文集答張敬夫書曰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

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

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答虞士朋書曰學而首章甚善但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文集

○答曾無疑書曰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不同傳即謂所學也大抵博學審問學之事也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中所載諸先生說甚備可細考之文集又答石

○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為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常守敬之一

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
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
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
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

語類百
二十一

○玉山講義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
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
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
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

益於事也

○愛之理心之德自通書德愛曰仁來

程子亦云仁主

於愛愛之理即心之德之意思滋味親切處

○仁者愛之理譬之水仁是源愛是流譬之木
仁是根愛是苗其分域雖殊而脈絡不離絕者
此朱先生之譬甚明焉諸儒皆聞而共說者也
仁水也愛則其潤也仁木也愛則其生也是體
用爲一之譬乃先生糖之甜酢之酸之譬所謂
生之性未發之愛此也此意知者鮮矣仁說圖

前後之愛字前則未發之愛後則已發之愛諸
儒論愛之理皆知愛之為已發而不知未發之
愛之為仁矣退溪集第七聖學十圖載仁
說圖而不說破未發之愛
○語類問渾然條末注發明緊切處因舉以下
此也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
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為恕恕
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
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

厚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

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

語類九
十五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為心之德語類
下同心

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
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
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

○答王子合書曰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
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

處文
集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殺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處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語類百五

○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爲爭鬪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爲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上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

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類語

○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深

若鮮矣仁則是專言這非只是少直是無了但

聖人言得慢耳類語

○答呂子約書曰程子固是直指脩飾之為非

仁而聖人本意初亦不兼持養者而為言也但

聖人辭氣舒緩程子恐人不會更向巧令中求

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破耳文集

○林德久問巧言令色鮮矣仁云云曰諸說蓋

為鮮字所惑又為詞欲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

詞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非仁

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干

載之謬矣文集

○文集巧言令色說委曲詳之

○論語或問說曰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

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

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

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

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以可戒也文集語
類亦云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
其意深矣

○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
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
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
此望之也語類五十六

○呂子約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
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

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

高說失聖言之本意文集

○程子曰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
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外書楊氏論其所存之說本

于此退溪依楊氏謂大學存心出治之本發得

好見自
省錄

○答呂子約書曰脩弟子之職固所以為已然
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為已也洪慶善說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

文則質勝而野此意亦好文集

○弟子章馮貞白以為小學而為之傳見求是編則

小學補七章是也一章釋孝二章釋弟三章釋

章釋親仁七章釋學以文其文體效大學矣多見其不知量

也語類十六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

亦曾效而為之竟不能成文集答孫敬甫書亦云爾劉原父

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

蒙引曰朱子補傳不肯學古傳之文只要得致

知在格物之義明白使學者曉得明明了了耳

文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計也若他人如

韓歐輩則豈肯如此補傳豈肯云言欲致吾之

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又豈肯云是以大學始

教云云此見朱子之所以為朱子

○呂子約問吳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

完吾必謂之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為學

而專以講論為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

知修其當位之職而徒欲學文也意各有當言

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徧論之曰伯恭論得此意

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亦正坐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耶文集下同答呂伯恭書曰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又曰所論吳才老說經之意切中其病然

在今日平心觀之却自是好語也答何叔京書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來喻之云却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老蓋以記誦為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至則偏矣此論為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

也

○語類百十九一生說溫良恭儉章先生曰夫子也不要求之於已而後得也不只是有此五德若說求之於已而後得則聖人又無這般意思這只是說聖人謹厚退讓不自以為聖賢人自然樂告之夫子之求之也此是反語言夫子不曾求不似其它人求後方得這就問者之言以成語如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尹不是以堯舜之道去要湯是定這只是表得不曾割烹耳

是表得不曾割烹耳

○三年無改見延平答問朱子答呂子約問最

詳見文不集

○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

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著縱然

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

則自然見得矣語類四十九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

先生屬辭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類語

○伯諫和詩云邪色哇聲方漫漫是中正氣愈
駸駸予謂此乃聖人從心之妙三歎成詩重以
問彼二首其一云任從耳畔妍聲過特地胸中
順氣崩箇裏詎容思勉得羨君一躍了平生其
二云關里當年語從心至今蹤跡尚難尋况君
直至無心處肯向人前話淺深文集
○語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五歲
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

便脫然欲學聖人四百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
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
方覺得難同上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
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同上某自十五六時至二
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
不難理會同上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
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
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
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

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
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
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
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云
云同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
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
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
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
方可九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

問而已同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
同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
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
也只理會得這些字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同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槩也是
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同三十年前長
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同某舊時用心甚苦
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

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
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
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
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同上某
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
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
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
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
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同上某覺

得今年方無疑

同上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

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

丙辰歲

同上

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

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
先生忽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
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
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同上某
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
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

年上同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月旦書於藏書閣下

東楹 ○ 同上

○答陳正巳書曰竊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文集

○答項平父書曰竊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為恨恨耳文集

○范伯崇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為私
室如古注說恐未安竊謂私是顏子自受用處
夫子退而默省之以為亦足以啟予矣此一旬游太信
說蓋非顏子不能深喻夫子之言非夫子不足
以知顏子之所以潛心也曰以私為顏子自受
用處恐未安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啟發
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啟發今省其私乃有啟
發與啟予之啟不同集
○答程允夫書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

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文集

○都昌縣學諸生問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云云

曰伊川先生范氏說得之已字只是助辭不訓

正也文集嘉謂可謂好學也已不足觀也已末由

也已同之但此集注甚字則其訓之歟

○居敬也窮理卦說謝上蔡合而言之程子所謂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也謝先生祠記

曰先生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如以生意

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

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文集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
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
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
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
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
所以督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
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

類語

○李堯卿問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
正必欲改之商周無乃好異而未盡相承之義
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此時序之正必欲改之無
益於事祇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謂何曰改
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予丑
之月亦有可爲歲首之義文集
○答連嵩卿書曰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
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文集

孟子

卷之三

三十一

嘉謂此說質字未當三字之義語類詳矣

○語類二十五曰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

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

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

○程允夫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

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

者亦必將有以處之為是言者恐後生以私意

妄議先王典禮耳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

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耳若得時有作

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非謂

後生妄議而云耳文集

○呂子約問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

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

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

明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

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

鄉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

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

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
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文集

○答劉季章書曰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
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
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
聞其樂而後知之也文集

○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
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
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

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
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剪商
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
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
那常理處今却要以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
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
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

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語類五十

八
○講述曰至德謂經常不易盡道無歉太伯之讓商蓋立君之經萬世不易盡臣之道一毫無歉故稱至德其稱文王亦此意也湯武革命雖

曰順天應人然權變之宜而非極致之理故曰漸德又曰未盡善

○洪範皇極內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大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嘉嘗論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而論語獨謂武未盡善而集註合湯言之者何耶夫湯曰放焉武曰伐焉革命之權雖同而放之

與伐則異矣此所以獨謂武歟孟子答齊宣問
湯武放伐曰誅紂而不及桀蓋亦此之由也然
伊尹之放太甲也權而盡善者也湯放桀而得
天下則雖有放伐之異而遂與武王同矣此所
以合湯言之夏曰后氏殷周曰人曾謂此也晉
之穆仲散非湯武得國宋之李易安詩歎仲散
之薄殷周也石曼卿詠伯夷言恥居湯武干戈
地來死唐虞揖讓墟程子嘗謂湯武之別而又
稱曼卿詩朱子嘗論湯武優劣而又稱易安詩
則亦可以見其抑揚之微意矣又曰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而服事殷此文王之至德天地之大
經也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是古今之大權也三
代之後漢唐宋明稱之盛世然溥天王土率土
王臣則漢高非秦民乎唐高非隋臣哉宋祖明
祖不周元之臣民乎哉孔子謂武未盡善亦殷
之臣也夫天吏猶不免斯議矧漢唐宋明權謀
之王乎其間漢光武之起也其義最正而賢於
湯武之揚矣予故曰以征伐得天下不愧于天

地者獨光武耳

文會筆錄四之一終

文會筆錄四之二

程允夫問行不由道而得富貴是僥倖也其可苟處乎行不由道而得貧賤是當然也其可苟去乎然則君子處貧賤富貴之際視我之所行如何耳行無愧於道去貧賤而處富貴可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當以不以其道為一句得之為一句先生批如說則其字無下恐不成文理也曰此章只合依先儒說有得富

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為是張子韶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亦甚簡當文集

○文集觀過說與集註不合處有之

○一貫忠恕見延平答問又朱子與范直閣論

之見文集語類百四曰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

十歲時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

較別

○先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說敬夫說曰

一以貫之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

焉若無隱顯內外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

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於辨論及

友為煩雜若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

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

以貫之也則言順而理得矣○文集

○文集答江德功書曰一以貫之不專為彼已

而發忠恕亦非專為一彼已而已也二程先生

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答虞士朋書

曰一以貫之乃聖門末後親傳密旨其所以提

綱挈領統宗會元蓋有不可容言之妙當時曾

子默契其意故因問人之問便著忠恕二字形容出來則其一本萬殊脈絡流通之實益可見矣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能曉直至二程先生始發明之而其門人又獨謝氏侯氏為得其說今不考焉而但以忘物我者為言吾恐其失之遠也况夫子以此語告子貢乃因博學多識而發其與忘物我者又有何關涉耶

○諸生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伊川先生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果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為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為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

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文集五十二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久當自明矣語類問一貫曰恁地况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門人一旦惟呼曾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我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同上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同上

○程允夫問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起孝曰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相夷矣文集嘉謂此與集註不谷温公曰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橫渠曰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此與是答語同意○或問程子謝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劉侍讀嘗言之矣蓋以寢為寢室之寢而

非眠寢也曰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况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又為邇聲色者遽以耽惑責之則其探人之私而發揚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舊說蓋知當晝而寢其怠惰自棄之罪為顯然而可責也諸家多以朽木糞墻為譬其質惡者亦不然也若其質之本然則亦哀矜之而已矣豈當若是其切責之乎聽言觀行夫子亦設此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為誠然者誤矣周氏又以今昔為言亦未得

為通論也

或問

○陳安卿問宰予晝寢云云予雖非顏閔之倫而在聖門亦英才高弟皆聖人所深屬意者而予懈怠如此故云云曰學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已前許多說話也文集答劉季章書曰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任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上同語類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

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自且
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
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
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
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
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四百先生患氣痛脚弱泄
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
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
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

却覺得心下鬆爽同上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
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
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它
門關著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七百擇之勞先
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
起厭心便不得同上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
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
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
學得這般學同上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

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懶惰也懶惰上其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百二

○瑯邪代醉九云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吾吳南濠都氏家藏古本韓文中有一之但其說特與今不同云云宰予晝寢晝當作晝宰予

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云云

○陳禹謨萬曆年中人駢志二十晝寢晝寢筆解韓

曰晝當為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

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按唐語林宰

帝讀為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今人皆以為為韓文所說而不知始于梁武故特著之又野客叢書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于學故嘉謂偃息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此說得之

未深誅此非夙興夜寐者之言

○答馮作肅書曰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

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間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真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文集下同石子重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

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曰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

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
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
仁之欲與欲無加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
相比更推詳之

○問此如何非子貢所能及曰程先生語錄中
解此數段終是未剖判唯伊川經解之言是晚
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
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語類子貢
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

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
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要克擴此心漸漸勉
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無者自然
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
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
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躐等

○語類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
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
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

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

○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醜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己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若猶曰宛轉濟人急難則有說

今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語類

○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凶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閉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語類

○諸生問十室之邑云云曰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蓋其意以為夫子不應自謂人不如己蓋不察夫聖人而自處以好學為貶己甚矣范氏誣人自誣之說亦是贅語尹氏人誰無質亦非

是此蓋言美質人或有之耳文集

○約其情伊川文集約作性語類曰伊川所謂性其情文集答胡季隨書曰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無甚害也嘉謂性字雖無甚害而不若約字之為穩故朱子改之耳近思錄亦作約

○不違仁違去也與下文至字對集註賓王之云亦至與違也張子蓋自孟子安宅之言發之

或問亦曰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里仁第五章去違二字同矣明道先生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遺書江德功問伊川先生曰不違仁云云朱子曰違猶離也去也文集

○語類或問橫渠內外賓王之辨一段云云佛經中貧子寶珠之諭亦當嘉坡見

○趙恭父問賢哉回也章集注云今不敢妄為

之說其竊疑下克已復禮之云已煞為學者說
破却似剩著此語曰不曾說樂處如何所樂何
事也文集下同答張仁叔書曰不改其樂近覺集注
克已復禮之目說得未盡已改作博文約禮之
序矣更思之

○堯卿問不改其樂注克已復禮改作博文約
禮如何曰說博文時和前一段都包得克已復
禮便只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約
也如何約得任語類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
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道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
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
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真無朕
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得成病而今
一部論語說得恁地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
實去用工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
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

子也。只是使人心聽命於道心，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今便須是常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只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便能允執厥中。語類百二十

○陳安卿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己也。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語脈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仁。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

謂已無私乎？來示數卷，此一樣病痛，時時有之。又問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曉此一字未徹。曰：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文集

○文集答何叔京書曰：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

之意於此可見

○仁智山水退溪得集註之旨見自
省錄

○政俗明堂
位

○告井有人時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宰我亦知仁之親切而有此問者須將宰我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誣也程子所謂義禮智信皆仁者朱子所謂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者此也

○或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功夫有淺深耳若自此做功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語類
下同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論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

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劉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鑿之神劉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

○文集答張仁叔書曰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已復禮之禮亦然

○答曾擇之書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節文儀則是曰事宜細考之文集

○答或人書曰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

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文集

○陳與叔問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集注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術而程子於此二截乃合而言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

如此也文集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可謂博矣莫非

已也可謂切矣認得為已何所不至切而博矣若不屬已

自與已不相干死漢爾四已字即本文已字也此

已字馮貞白看得好見求是編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言仁者之量也僧肇涅槃無名論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此釋比近理之言而墨氏兼愛之

意叢林公論肇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我字只費脚手嘉謂公論之言遠理者也

語類林安卿問條甚精切其曰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則所謂愛之理未發之愛也

○我欲仁斯仁至爲仁由己此我已字與此章已字同子貢曰民曰衆而忘我了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我吾字亦從此章已字來論語中庸言恕皆人已相對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身亦已也中庸仁者人也章句人指身而言程朱解仁恕

字義亦皆以已字說之嘉認得此已字覺仁愛親切意味乃編仁說問答也

○語類曰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

此句可疑

○語類問上蔡說仁本起於程先生引醫家之說而誤曰伊川有一段說不認義理最好只以覺爲仁若不認義理只守得一箇空心覺何事一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

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同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著便應挾著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著不應挾著不痛這箇是死人固是不仁喚著應挾著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

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於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同上聞當作覺

○答方伯謨書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書曰聖人固無意
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
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
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
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
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
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
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者也
嘉謂此尹氏之語 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

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
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文集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出家語荀子家語邦不

字荀子
邦作邑

○語類安卿以書問夷齊辯論甚悉曰大槩是
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問安字莫
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緊切
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

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隱机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

嘉謂安卿之問見文集道夫此問可謂切矣

○語類三仁章吳仁甫問夷齊之事如伯夷已逃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社之重亦自可立否曰叔齊即難處子升問使當時無中子可立國祀當如何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

嘉謂假令無宗室夷齊弗顧而

○韓文伯夷頌朱子考異曰今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且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為喜愠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

○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明君臣之大義適權通變又當循天理之當然

者也先生曰說開了當云雖武王周公為萬世標準然伯夷叔齊惟自特立不顧又曰古本云一凡人沮之譽之與彼夫聖人是一對其文意

尤有力

語類百二十九

○遜志齋論伯夷遺乎求仁得仁之旨

○答江德功書曰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

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文集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陳了翁責沈文龜山南軒晦庵甚稱之嘉嘗據了翁言行錄考之於他書所載文字之異分書其下而附楊張朱之三跋朱子與陳伯堅書

文集

答宋深之書

同上

答丘子服書

續集稱而言之

○陳安卿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

云云此身為天

地附託至

曰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眾人亦

然不必聖人爲然也文集

○潘端叔問夫子之身桓魋所能害也夫子之德桓魋其如之何哉曰以畏匡之語參之此聖人決知桓魋不能害已之詞之身之德其說過矣文集

○語類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一段有盡人事回造化立命之意百四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

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命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

人意思不佳七百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上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上同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鑄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上同

○二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子者是丘也向見眾人說得玄妙程

先生說得絮後來子細看方見得眾人說都似

禪了不似程先生說得穩語類百十七

○語類三十三先生曰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

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久

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嘉按見楞嚴圓覺月雖不在

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子

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

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

程子曰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云花也

僧云吾無隱乎爾嘉按見正宗贊寶覺傳普燈錄黃庭堅傳此不是

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了孔子所謂吾無隱

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唯

謹與上大夫言便閤閤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

有許多實事可見語類子善說吾無隱條或問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

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

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

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

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語類

○程允夫問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

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

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也久

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

多福之意皆可見文集

○陳安卿問子路請禱集注舉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程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纔疾病則廢神不禱廢祀不脩此乃燭理不明而惑於淫恠不知死生有命在天彼沈魂滯魄安能壽之而安能夭之是特御閻庸夫庸婦鄙陋之見耳嘉按文集答滕德粹書辨此惑今子路如此舉而諸家如此說則亦有此理而或可為

乏耶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為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又問子路請禱曰太繁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禱爾于上下神祇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又問嘗疑集注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

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不審此問，少曲折更何如？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捨者。文集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_レ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

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武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

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
大故麓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
斫他頭來梟起嘉謂先生更有說見下若文王恐不肯恁
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未盡處所以
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
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
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
言這事也難說語類下同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
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
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
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嘆咏泰伯及文王事而
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江彝叟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
這事否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
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語類七十九問勝殷殺紂
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
首以懸于旌恐不必如此書序某看來然有疑
相傳都說道天子作亦未知如何同上

○答楊志仁書曰至德之論難言論語中只有
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
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剪商而言若論其志
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
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
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
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
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轉回
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

胸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
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
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略一審玩便自見得也文集
○答張元德書曰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
武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
矣此義聖人蓋難言之若看未透且姑置之不
必深致疑亦不必多為說也文集○文王有三
故亦謂
之權

○李堯卿問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

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太伯遜位而去。莫是
翦商之事在我，雖不從而難必於後人。若不遜
位而去，則又兄弟爭國，違父之命，已先失德。此
所以固讓也。太王既有避狄之心，何故又萌翦
商之志於數十年之前？莫是以其理與天命推
之，知商之必亡，周家世世修德，知不能違天命
之眷付耶？方其去幽也，為民之故，不欲驅之鋒
鏑，及其傳季歷以及昌，亦為民之故，必欲拯之
水火之中，故避狄翦商亦時焉耳而已。事雖不

同其心，則一均之為民，無所利也。曰太伯只是
不欲為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穿

鑿附會也。

文集下同

陳安卿問泰伯之事，集注云云。

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萌是
心，睥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為
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
後人，何以為至德？集注所謂豈無至公之說，又
果何如？曰翦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
時必有所據，看書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

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而太伯之讓則是守常而不欲承當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則有甚焉尚以成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文集答呂伯恭書曰泰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為據便謂泰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

東萊集三十一卷答朱侍講所問曰太伯端委以治吳則斷髮文身自是仲

雍事

○詩云太王實始翦商書云至于太王肇基王迹朱傳蔡傳皆未及泰伯集註不可易處薛敬

軒得集註之旨見讀書錄二

○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外書此說不可也集註泰伯知之之知非此之謂也

○萬首唐人絕句四十六陸龜蒙泰伯廟詩云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濕中堂邇來父子

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

嘉謂讓王字好吟出

○范文正公集五泰伯廟詩云至德本無名宜

尼一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

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

嘉謂知字

失泰伯奔之意

○文集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曰吳公祠

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云云句吳

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

采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

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

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

○語類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

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

也嘉謂泰伯之後或云無或云有故疑之而不

敢質按史記吳世家曰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

留侯世家注曰角里先生太伯之後晉書曰倭

人自謂太伯之後太平御覽百川學海倭下御

覽引魏志學海引魏略皆云自謂太伯之後

李一

壽北史梁梁云爾續文獻通考等往往言之

國史無其徵則無稽之言源親房藤兼良議之

是也源說見神皇正統紀釋圓月修國史用太

伯之說朝議禁止之矣又通鑑前編周元王三

年越滅吳下云自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今

日本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支庶入海為

倭也諸葛元聲兩朝平壤錄日本部載前編說

而曰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于角包東實我王第五代孝昭三年也萬多姓氏錄松野

連出自吳王夫差也然則所謂支庶入海者松

野之先耳他邦之人不曾知我書其記我事者

往往賴商船僧侶之口誤年代失名實可謂無

徵而言者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倭國下曰吳自泰伯至

夫差二十五世勾踐滅吳其子孫支庶入海為

倭故通鑑前編注云今日本國吳泰伯之後蔣氏

亦不曾知我事而言者也

○陳霆兩山墨談四曰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

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
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
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倭人亦自謂福為其始
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
註云云金氏博綜群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
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
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眾
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

陳氏亦不
曾知我事言之

也者

○顧應祥惜陰錄十曰近閱兩山墨談曰史傳
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又曰仁山金氏通鑑
前編勾踐滅吳註云云金氏博綜群書必有所
據予考後漢東夷傳倭國在韓東南大海中凡
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二十許
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山臺國
光武中元二年奉貢賜以印綬桓靈間國亂更
相攻伐歷年無王有一女子名卑彌以妖惑眾
共立為主又有夷洲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

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不得徐福
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
民時至會稽市晉書東夷傳倭人在帶方東南
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舊有百餘小國
相接至魏時有二十國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
後唐書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
千里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其
後皆以尊為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
以此觀之倭人自開闢以來已有之矣徐福所

據乃海中之洲耳倭國固自若也謂太伯之後
者本出於晉書蓋倭人既通中國漸知今古書
籍乃其自詫之言恐未可全信顧氏亦不曾知
我事言之者也

○野馬臺詩云東海姬氏國俗儒因言天照太
神泰伯也以其姬氏而誤謂之女體三讓額祕
在寶藏此謬妄之甚伊勢鎮座次第記傳記本
記寶基本記倭姬世記神妙祕書類聚本源元
元集等絕無之野馬臺詩未見之載籍之中俗
謂寶誌識而誌傳所不道也假令誌作之異僧

謾語固不足據矣噫儒生惑姬氏國之言而欲誣太伯附之佛者託大日靈之名而欲牽大日合之元亨釋書引神宮雜事為有據焉雜事之為書不問是非邪正隨筆隨記者也聖武帝固惑乎佛則所憂其思之感爾豈可以為事實而信之哉是皆犯周禮造言之刑違國神正直之誨實神聖之罪人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曰本末精粗無非道也而君子所貴貴其本而已矣蓋動容貌而能遠暴慢也正顏色而能近信也出辭氣而能遠鄙倍也三者道之得於身者也所謂本也若夫儀章器數之末道雖不外乎是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曾子之言其亦如此而已至論二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之久而後能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為詳備朱公按問學劉元承手編內各有一段至於諸儒往往只以臨時強勉脩飾為功此固失之惟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為用力處以能此則暴慢鄙倍不期遠而自遠此庶幾得其本矣然亦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又只以

亦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又只以

由中而出為正不是恭敬持守之則以二先生之說格之則亦未免為一偏之論也文集

○文集與張敬夫論論語說書答江德功沈叔晦李守約李時可書等三貴以驗言之語類亦有其說皆舊說也

○張敬夫論語說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文集

○程子曰曾子易箦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遺書

○答王子合書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人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箦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箦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

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己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狗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簣合禮者但失之

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見喻又曰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耶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

之過也如何如何文集

○語類六十曰學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是能盡心與不能盡心問若曾子易簣之事此時若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然曾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便改了這心下便闕了些當時季孫之賜曾子如何失點檢去上睡是不是了童子既說起須著改始得若不說不及改也不妨才說便著改

○跋鄭景元簡曰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

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

亂哉

文集

伊川臨終之事程書抄略載之

○年譜慶元六年庚申

朱子七十一歲

三月辛酉改太

學誠意章

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太學又脩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先是已未夜

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甲子以疾終于正寢

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

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幹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脩條自且封一卷往為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

書儀乎朱子搔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搔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嘉以曆按之是月朔丙辰而癸亥與黃榦書在文集曰三月八日熹啓則甲子實九日也又文集答楊子直書注曰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書去憂奠十一月十日按此閏月小朔丁亥也

程允夫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問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

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文集

陳安卿問以能問於不能章集注採尹氏幾於無我幾字只就從事一句可見耶抑併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曰顏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又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之云也文集

○答李守約書曰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文集

○潘坦翁問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其謂亂者指其成言之爾蓋樂章至亂而始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爾非專指亂而言也曰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注大槩說過可也文集又答曾景建書論之

○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語類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剪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且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

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語類○讀書續錄十一曰孔子以至一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答陳安卿書曰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歛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文集

○食肉以下漢景帝語見史漢轅固生傳

○答范伯崇書曰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為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一其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意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

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悛心武王灼見
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
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
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
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
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
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
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
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王欲取
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
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
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豈益周公伊尹仲尼皆有所廢而不得乎
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
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
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惹絆處方見義
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

誠也蓋幾微之間眾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愚意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恐有踈繆處切望反復幸甚

文集○鑽故紙見傳燈錄古靈傳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文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

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

語類

○鳳舞時來儀見書益稷文王時鳴於岐山國

語曰周之興也鸞鳴於岐山

周語惠王十五年

注三

君云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

岡其在岐山之獲乎

詩大雅卷阿篇

○文集答廖子晦顏子之嘆實見之論甚為詳悉矣

○陳安卿問高堅前後云云曰卓爾即是前日

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
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道
節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
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
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
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
卓爾者也又問諸家多以前為過後為不及恐
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
為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者又似不是皆
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
諸家又以卓為聖人之中卓却是中然亦恐未
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曰此說甚善
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
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思文集
○學而集註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
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三月不違章語類以不
亦說乎言之

○李守約問沽之哉哉之為義以常例言之則為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為疑詞何也曰哉本歎辭其或為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為疑辭矣文集

○答陳與叔書曰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文集

○語類曰與道為體此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也嘉按此文集答陳安卿書語

○語類曰其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嘉按文集漏此詞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語類十五 讀書錄三曰川流不息之意余於先天圖見之續錄一曰偶見日影之移與川流之意同

○劉季章問未可與權集註之末有云然以孟

子復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復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為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曰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為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

文
集

○嗜學檀弓

○李堯卿問升堂摠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贅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摠衣但防其不至攝齊否曰執圭而升則足縮縮如有猶自不至攝齊矣又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

文
集

○執圭節集註晁氏云云豈以傳之不載而疑

經之所有乎語類論此條下注曰今集註無

○趙恭父問君子不以紺緌飾注云君子謂孔

子下文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曰此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未有一

定之說文集

○朱子曰子薑本草云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

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是詩曰薑云能損

心此謗誰與雪請論去穢功神明看朝徹文集

○廐焚節不字或問辨之矣本朝儒先管江二

家亦皆不用陸釋依何註邢疏加倭訓也按續

日本紀稱德天皇天平神護二年九月戊午勅

比見伊勢美濃等國奏為風被損官舍數多非

但毀頽亦亡人命昔不問馬先達深仁今以傷

入朕甚悽歎云云

○答張敬夫問目曰寢不戶范以為嫌惰慢之

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踧覺則舒引夫子

寢不戶為證文集○見千

○自省錄曰寢不戶注偃臥之說混亦常疑之

然以似死人之意推之似是謂仰臥也又嘗見古圖畫畫人之臥者率作仄臥未見有仰臥者得非古人以仰臥為非禮歟然常人未之能行而唯孔子能之故特記於此未可知也

文會筆錄四之二終

文會筆錄四之三

潘端叔問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友端竊謂顏閔冉雍稱其學宰我子貢以下稱其才顏閔四子非無才才不足以名之故所稱者學也宰我以下非不學學未至於成故所稱者止於才也皆舉其重者言之耳然非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而止於所稱者而已也蓋才有不同學則無不同因其才之偏而抑揚進退之教者之事也因其才之偏而求有以化之學者

之事也。今程先生曰：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是學有多岐而所入之門各不同也。蓋恐記者之誤耳。曰：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味。而以實事驗之。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孔子所稱，蓋亦如此。不必過爲辭說曲加尊奉也。

文集

○答連嵩卿書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

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文集

○答潘恭叔書曰：侃侃只是比之閭閻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

文集

○潘恭叔問師過商不及云云曰：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

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文集策問亦發之

○趙恭父問集注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更思之文集

○趙恭父問論篤是與章集注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曰色莊便是兼著貌字文集

○語類盜賊部曰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端莊

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太段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女妻之乃陸崇也及范汝為作亂崇人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

○張敬夫論語說曰不可則止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張子韶如此說先生議之見語類先生曰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不合則去耳前嘉謂當篇論

朋友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爲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文理竊所未安且兩句文同不應指意頗異如此也集文嘉按孟子蚺鼃小註慶源輔氏曰距心有官守蚺鼃有言責鼃雖未自以爲罪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此而止不聞其能去也鼃賢於距心矣萬章問友小註朱氏公遷曰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里仁篇子游集註君曰去友曰止去與止當有辨宜詳之

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語類九十三

真氏曰道者正理也太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乎此所以爲愛君也君臣之交蓋

以義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狗
利之意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籠絡之也君
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能以道爲去就
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
適道

○答陳明仲書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
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
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
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

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
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
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
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文集
○石子重問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天機自動不知其所以然曰門人
詳記曾指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
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
人之舉動孰非天機之自動耶然亦只此便見

曾哲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文集

○答歐陽希遜書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皆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為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文集嚴時亨問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云云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

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同上

○語類問說濬離開章云云先生不應又說與點章云云先生又不應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濬離開與曾點而今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齋便須要常常

如齋而今却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百十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六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上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

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真積實見百十七

○答曾擇之書曰漆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可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兩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又曰二子是信箇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點語可更以集注

垂方草
文會集卷四
爲王子細體驗仍看上蔡之說發明得亦親切
又曰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濬雕開有經綸
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
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
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
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
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
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
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文集

○答廖子晦書曰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
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
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
則既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
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
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
上蔡所記伊川先生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慮
一段語意亦正類此見於外書可并檢看然
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
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

却以顏子為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又要密察亦謂此也文集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類語

○文集曾點詩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輕一作和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

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已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語類下同人須會問始得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已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已如何謂之

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
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
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
箇答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乖聖人答他
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詎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
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己工夫所以問得如此
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
人相拗底說話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

○語類六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
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
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
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
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如知福州是一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爲
九州安撫使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兩人也故明
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
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

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
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已復禮私欲盡
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
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
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
箇道理今但問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
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統體先生
曰是嘉謂溫和冲粹之氣程子所謂
顏子春生和風慶雲者是也
○克已復禮朱子文集語類有做兩項說有做

一項說兩項說為平實一項說為通快集註為
兩項便是本文正意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已視聽言動之合
禮處便是復禮讀書錄九此說得正意

○語類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又曰
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
○克已之已訓私也私欲之謂由已之已訓我也對人
而字同而訓異集註明焉

○集註非禮者己之私已由己之己私克己之己

○集註己謂身之私欲也小註先生答己私有

三之問之說好看胡氏之說亦好

○程子曰太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

道難一書遺近思克己類夫九五可并見

○文集答李元翰書曰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

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

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

○語類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

方始是仁恐是仁字與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

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己私便是天理克己

復禮所以為仁也仁是地頭克己復禮是工夫

所以到那地頭底

○語類八十三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

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

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己復

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嘉謂加為

字未子意歟

○語類二十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已復禮為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為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已復禮就心上說此條為仁與朱註合

○語類二十二云上蔡說仁只從知覺上說不就為仁處說聖人分明說克已復禮為仁不曾說知覺底意此條為仁亦與朱註合

○蒙引曰克已復禮為仁言克已復禮此所以

全其本心之德也如此說方與註合而本文兩箇為仁字都一般不然則註所解之為仁乃為仁由已之為仁矣存疑曰克已復禮為仁言克已復禮所以為仁也為仁猶孝弟為仁之本之為字故註曰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事皆天理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不是解本文為仁是申上文所以全其心之德意蔡氏林氏說得是也集註故為仁者指入

○語類問克已復禮為仁這為字便與子路為

仁之為字同否曰然子路為仁命又曰克已復

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語類

十八日謂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已之為不

同此克已復禮為仁與朱註不合

○語類六十三云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

已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已復禮為仁之為此

已復禮為仁亦與朱註不合

○小註朱說第二條是語類答林安卿問者所

謂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云者克已十分盡頭

處顏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亦此處

○集註非禮者已之私也與前已謂身之私欲

也貫來解之乃謂身之非禮不指外之非禮也

若曰謂邪色惡聲則勿視聽與勿言動語意離

矣感興詩顏生躬四勿謂身勿非禮中庸齋明

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亦此意讀書錄七

目動兼視聽言三者中庸象引曰非禮不動此

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

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嘉謂

虛齋說得正意敬軒之說非正意

○先生常釋勿字只曰禁止之辭此章特曰是

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不可
尋常看語類曰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即
是人心之所以為主之意

○語類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

盡退此旗一立而三軍工夫只在勿字上謂常

之猶立也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見非禮

此旗也纔禁止便克已指外之非禮纔克去便能復禮

○文集答周舜弼書曰克已別無巧法譬如孤

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

哉

○勝私功夫也私勝効驗也猶言格物物格也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

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

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

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

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

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

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

子克已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
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
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
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
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
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
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
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
不說克已復禮語類百

○文集答陳明仲書曰克已之目不及思所論
大槩得之然有未盡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
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
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
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
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
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
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
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四箴精確縝密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
 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復禮之事也曰內安誠
 存而斯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其得之矣是固
 未嘗遽以禮仁為不異而亦未嘗以為有待於
 他求學者心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或問

○答楊子直書曰四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
 乃覺其旨意之精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
 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墜云耳文集
 ○由乎中而應乎外中心外耳目口體

○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

一句好看類○文集答潘叔昌書學者先須
 一身於法度規矩之中云云可見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
 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

在內語類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小註輔氏說不是不問
 遇不當視者之與不遇只開眼處即操如此看
 為端的葉氏目者一身之昭鑒云云說得好小
 學句讀之說亦好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讀書錄九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此說得之但可好一字去之可也

○語類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

嘉謂憲之制制伏而已朱子辨之明矣

○小註許氏使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者失矣胡氏非禮云云大失之蓋非禮勿視則仁矣誠則其熟者耳仁通上下誠則聖也

○知誘物化樂記

○小學末疏以知止閑邪二句為先覺之事而非禮勿聽一句學者宜效此而非禮勿聽云云非也都是先覺之事也閑邪存誠之外更無非禮勿聽之功夫只以本文掛著於此耳視箴克

已復禮亦然此程子立文之意

○周語曰口之宜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又曰民慮之於心而宜之於口

○繫辭曰乾其靜也專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惟口興戎出好大禹謨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緇衣

○雲峰之說是矣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小學章句曰若孔子所

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學者宜敬守此訓戒之辭而勿失也

○蒙引曰非法不道一句只替非禮勿言一句

用及韻為協耳欽哉訓辭指非禮勿言也

○幾微之義豫六二程傳言之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程子嘗言人心人欲道

心天理見遺書外書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聲色臭味底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

應只下箇危字蓋為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
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於危
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若說道
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兩箇心人只有一箇
心但知覺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
底是人心不爭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雖
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

語類七十八
有兩箇心此語

有病是王舜意云
爾更有說見下

○答何叔京書曰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此亦程

氏遺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

錄呈有未然者更告指喻

文集

○問張敬夫書曰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
理嘉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
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
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
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
豪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
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

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

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為後人也可謂切

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答云此近思却與來

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

不識只為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問張敬夫書曰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

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

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

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

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

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

否上同答張敬夫書曰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

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

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

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

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

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

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

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

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
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
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
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
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
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
至之理耳同上○答吳晦叔書同之而注云前
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
作此書時忘記本語故復辨之耳嘉謂前書云
者問敬夫書中語則此答敬夫書誤為答晦叔
書

○答黃子耕書曰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
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
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
是道心也文集○此所謂
純是道心者也

○退溪集答趙士敬別紙云人心為私欲程門
只作如此看朱子初間亦從之其說見於大全
書答何叔京等書者可考其以為非私欲乃晚
年定論附註兼取前後說故耳朱書節要註曰
所論人心私欲與今中庸序說不同所以收此

欲見先生入道本末嘉謂中庸序以舜意論之
答敬夫書明程子之意李氏以前後本末言之
失考者也

○語類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
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
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此說非也克
念著力底誠則自然也

○習與性成新安之說是覺軒之說非徽菴胡
亂道了

○語類賀孫說顏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
只就上面說又須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
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
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亦不可又曰且依許
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意思
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
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
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
接物間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勵行守之於為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
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
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
便危險集注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
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
意思都說去已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
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

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
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
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
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
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
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
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
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嘉謂去已私無非禮云云
最緊切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云云此說
非本文之意然亦要須會此意古人云云非平

素之養如此未
由得四勿也已

○石子重以書問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
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若不視不聽何以知得
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視
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
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答書曰視聽與
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
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文集○此答
書之說本文
之意

○克已詩云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
端文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集

○語類問克已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
仁曰存得心之本體

○程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體
○復禮則敬在其中為仁則恕不消言天下歸
仁則邦家無怨可從而知是功夫效驗雖大小
不同而冉與顏共焉至克已則獨顏子有之朱

子曰陸氏云云

見象山集三十四

象山不知克己之最

高者亦看本文不精之誤也

○李守約問自古皆有死集注云無信則雖生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恐語有未瑩曰安字

極有味更宜玩之文集

○魯語曰貧無藝注藝極也

○范伯崇問衛君待子而為政曰熹嘗問先生

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瞞父子只為無此心所

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

縛他不任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

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

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

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

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

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

年竊謂蒯瞞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

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問無可論若有

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瞞

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

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違之則不說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翼鍾為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

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可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

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不審伯崇以為如何文集

○李守約問衛君待子而為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名正矣然孔子之於衛重非世臣親非貴戚之卿則恐衛君之未能安已以聽之也曰胡氏之言乃聖人太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令出從蒯聵為輒之私計則可其如衛國何哉

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文集

○吳伯豐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為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曰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

窺測者文集

○答程珙書曰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為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文集

○答楊子順書曰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太倫之正深致察焉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

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猶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為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文集

○答歐陽希遜書曰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爲之安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即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爲仁處耶大率孔子只是說箇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之端仁人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文集

○原憲仲弓皆能制賊而毋使無所容憲使不得行其高下淺深亦可見

○文集潘恭叔問友恭竊謂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云云嘉謂此問末此論甚善云云先生之答語也誤混書之

○吳伯豐問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

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曰此說甚善然聖人
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文集

○陳成子弑簡公上告天王一義也先發後聞
亦一義也集註載程子胡氏之說兩義備焉或
問亦詳矣仲尼此舉黃氏曰抄蔡氏蒙引之議
楊氏丹鉛錄之論皆非也

○為己為人先生訓陳芝甚詳見語類
百十九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
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

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
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
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語類

○此兩句衛風今在邶風邶鄘衛
本為一

○張敬夫論語說曰脩己以敬敬有淺深敬之
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
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
並無所當反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
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
一亦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病矣○文集

○敗常亂俗君
陳

○語類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張敬夫論語說曰予一以貫之此亦子貢初

年事既曰當其可則子貢是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為初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善也

○文集

○由知德者鮮章圈外之說蓋依史記世家莊子

讓王篇而言

○劉韜仲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

以為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曰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續集

○答欽夫仁疑問書曰殺身成仁章說云是果

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為而為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文集

○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直卿

云若如此則是經德不
回所以于祿已 ○語類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語類

○聖門之中得其傳者惟顏子顏子之問夫子之答有二項一則問為仁一則問為邦須知得那箇是先那箇是後也須從克己復禮上做來方可及為邦之事這事最分曉可見語類百二十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

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語類

百三十五

○王佐禮周前漢董仲舒傳贊劉向稱董仲舒有

王佐之材後漢王允傳郭林宗見允奇之

○左傳曰賤有等威注謂威儀有等差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福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語類百二十二

○答路德章書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

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

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

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

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

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文集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

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

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語類按程

百三十五

王佐之材

伯恭

氏遺書曰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張氏理窟
 論浩氣曰義者克己也語類浩然章曰義便是
 直周子部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
 也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
 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
 能仁又曰如那克處便是義非禮勿視聽言動
 那禁止處便是義仁義禮智等名義部問義者
 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
 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正淳言性
 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統也恭而無禮
 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
 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
 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子貢問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此只是就子貢身上與他一箇恕
 字若其他學者要學聖人然有事件如何將一
 箇字包括得盡

語類百
十九

劉韜仲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爲恕且
自居官者言之爲州縣則不敢擊豪彊爲監司
則不敢按臧吏爲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爲宰相
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爲恕而不知恕者如心
之謂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
上豈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
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
未知是否曰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

已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

請更推之

續集

嘉謂此義大學或問推言之

○答呂伯恭書曰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
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
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
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
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
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
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

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
 譽而不及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
 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
 遽詆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
 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
 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
 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
 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
 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

耳文集

○呂子約問誰毀誰譽一章曰熹昨來之說善
 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
 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
 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
 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
 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恣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
 申商慘戾之科矣試更思之

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文集

李晦叔問范氏云云先生於集注中去却上句血字及下句氣字然今南康所刊本又却仍舊從范說不知如何曰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爲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

舊說文集

○困學恐聞編序曰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

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且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爲困而

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為憂，而未能行其所聞為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

焉。

文集

年譜孝宗隆興二年甲申

朱子三十五歲

正月之

延平哭李先生困學，恐聞編成。

此書當是成於此年及次年春

○文集困學二首，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

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困

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

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嘉按安心達磨授二祖。

見傳燈錄

先生未見延平之時，參禪大慧，嗣關善道。

謙：此前詩悔之作者也。

○劉翰仲問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

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為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

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

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

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

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

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

否曰得之。

續集

○仲尼欲無言雖為學者發之亦希天之意可見先生感興末章希聖之意尤切

○語類一問古者取火四時不同不知所取之本既別則火亦異否曰是如此

○語類一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

○答陳明仲書曰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為哉文集

○劉韜仲問宰我遊聖人之門云云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續集

○劉韜仲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

流俗衆必群嘲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集續

○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語類下同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嘉謂適然之論延平答問詳矣

○答嚴時亨書曰贛州所刊語解乃是鄭舜舉

侍郎者名汝中間略看亦有好處但如所引數條却似未安今且論其一二大者如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啣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爲之說以爲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文集

垂加草
○答欽夫仁疑問書曰殷有三仁章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為仁前已論之文集
○答李時可書曰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為仁人矣文集

○董叔重之問甚審見文集

○李堯卿問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曰詳味孔子之言比干恐不只是一

事之仁文集

○至誠惻怛即是愛之理心之德不拂之而全之即是得其本心者也要須認此意不可論其行事之難易先後故集註不言之語類云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此言最為親切微子蔡傳云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

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九峯此安字從夷齊集註來者也

○殷周本紀比干箕子殷紀先微子周紀似後之宋世家箕子比干而微子之亡去先後記之蓋不可得而考矣蒙引曰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此說可也然以事理度之云云未可知其可朱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也亦可蔡氏此說皆小註饒氏之說也

○輔氏不啻乎愛之理云云支離矣馮氏之說於此乎為贅矣胡氏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之云豈有非至誠之惻怛哉亦豈有惻怛而非至誠者哉此不真認得惻怛之意而妄言之耳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子每常舉此語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稱之尤聖賢親切之訓也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

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
 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然學又曰易學後來曾
 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也外書語類曰子夏學煞
 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答問處如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等
 處可見四十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
 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
 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同上子貢俊敏
 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

想大故長進九十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

毅同上

○其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
 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
 杜鵑聲嘉謂此先生在同安時之事見語類
 ○答程允夫書曰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為
 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
 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
 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

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太言無本未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

文集

○君子在謹獨或問之論語類之說詳矣雙峰小子未能謹獨之語雲峰恐誤後學是也新安為饒解之然饒語終有礙

○石子重問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曰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得

文集

○薛敬軒云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洒掃應對亦然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也

讀書錄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

故程子作字時甚敬曰只此是學上同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讀書錄二
○讀書錄一曰余讀集釋洒掃應對條下載朱子語錄曰洒掃應對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亦有形而上者竊疑此語或記者之誤蓋精義入神謂精究事物之理入於神妙是即形而上者也若謂精義入神以上又有形而上者則精義

入神為何物耶嘉按集釋所載大全亦收之此語類答亞夫問者如此說猶有數條皆不可誤矣程子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一作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洒掃應對小學之事粗也精義入神大學之事精也雖事有精粗而一理以貫通之則道無精粗也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所以然者理也事上即有理學矣疑之哉或問之說亦詳矣義也神也形而上之道也精而入之大學之事形而下之器也語類曰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於極致

處也文集答江元適書曰精義入神正與利用
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
而安其身耳揚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
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
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
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
語類百十三曰所謂精義入神不過要思索令
精之又精則見於日用自然合理所謂入神即
此便是非此外別有入神處也

讀書續錄八曰
精義入神是致

知明善之事於天下之理知之極其明致用是
力行之事於天下之理行之無不至此說得之
○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
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語類嘉謂所
以然者理也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蓋程子謹
獨之意曰若之間恐有脫文

○程允夫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
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
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

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曰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處文
集

○答何叔京書曰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某也嘗見人說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此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譬如看屋須看那房室間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牆壁粉飾如喫荔枝須

喫那肉不喫那皮公而今却是剥了那肉却喫那皮核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其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論語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如射箭其初方上塚後來又要中帖少間又要中第一壘又要中第二壘後又要到紅心公而今

只在塚之左右或上或下却不要中的恁地不濟事須是子細看看得這一般熟後事事書都好看便是七言雜字也有道理未看得時正要緊要處鑽少間透徹則無書不可讀而今人去緊要處底固是不足說去理會底又不知尋緊要處也都討頭不著

語類百二十

